

梔子花香

诗歌港

王耀

梔子花到底还是开了。
早晨六点一过，我推开窗，熟悉的香味就扑了进来，糊里糊涂的，像是等了一夜等得不耐烦了，不由分说把你的鼻子牵了去。这香和别的花不一样，厚实，有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晨气里，吸一口，胸口都甜腻腻的。其实昨晚我就闻着了，只是困得厉害，没细想。现在站在窗前，眼睛顺着那香味寻过去，果然，院墙边那几丛梔子花，白花一片，在晨光里晃眼。

我们这栋楼旧了，墙角潮得很，长了青苔。偏偏就在那潮得最厉害的地方，梔子花长起来了，也说不清是哪年种下的，反正我搬来就有了。平日里谁也不管它，它就自己长着，叶子一年四季绿得发暗。可进了六月，忽然就藏不住了，一朵一朵地白起来，白得那样理直气壮。

我披了件薄衫下楼去，还带着些睡意。走近了看，花开得真有些过分了。用“过分”这个词恰好的，就是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粗枝大叶地开着，每一朵都鼓胀胀的，花瓣肥厚得很，边儿上微微打着卷，露水还挂在上，亮晶晶的，像刚哭过又像刚笑过。有一枝干脆伸到了路中间，你要走过去，非得侧身让一让，不然那香气就要蹭你一身。

我站了一会儿，发现每朵花开的方向都不大一样，有的向着路，有的贴着墙，有的藏在叶子后头，像是怕被人看见，又像是盼着被人看见，那种小心思，是很动人的。

正看着，楼上有人推窗了，是三楼的张老师。她探出头来冲我笑着说：“今年开得好哇，昨晚就闻着了，香得我都睡不着。”我也笑，说可不是嘛。张老师退休好些年了，老伴前年走的，现在一个人住。我常见她坐在阳台上，有时看书有时发呆，梔子花开的时候，她就格外高兴些。

说起来，梔子花不矜持，要香就香得满院子都知道，要开就开得一点余地都不留。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家的院子里也有一大丛，外婆总说，梔子花是傻花，实心眼，不懂得收着点。可现在想想，收着做什么呢？人这一辈子小心翼翼还不够么，花就替我们任性一回，有什么不好。

这会儿太阳渐渐高了些，光线从叶子间漏下来，把梔子花染得黄茸茸的。有位妈妈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孩子还小，睡得正香。她停了停，弯腰凑近一朵花闻了闻，然后推着车走远了，那脚步轻轻，像踩着什么无声的节拍。我想那孩子梦里大概也有一片白茫茫的香吧。

风来的时候，整丛花都跟着动了动，叶子沙沙地响，有一两片花瓣飘下来，落在青苔地上，白是白绿是绿，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好看。我蹲下来捡了一片花瓣，放在手心里，凉丝丝的，像一小块绸子。花哪里需要谁慈悲呢，它自己就把慈悲开给你看了。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它就在那里香着。

墙角阴凉，我蹲久了膝盖有些酸。站起来拍拍手，又看了看那丛梔子花，心里明明白白的——它和这个夏天是有约定的。不管你记不记得，它都守着那个约，到了时候便来，来了便倾其所有。

这个道理，花懂，夏天懂。
回到楼上推开家门，屋子里也满是梔子花香，原来那扇窗一直没关。大概是早晨推开就忘了，也好，花香满屋。

雨思

黄克庆

我站在清晨的车棚里
听外面小雨淅沥沥
雨打芭蕉的感觉
有清凉的呼吸

无缘说爱你
荒芜的心田里没有雨露
多少梦想，是远去的记忆
多少花季，只能是梦里依稀

我曾经崇拜你
这个世界的绿意
我曾经期待你
诉说生命里的意义
如今我已老去
还在细雨中念起你

杏子熟了(外二首)

李德庆

大便宜，没人摘
它们就自己从树上滚下来

等着鸟雀来吃
等着蚂蚁来吃
等着大地把它们一个个掩埋

芒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父亲说过，父亲的父亲也说过
总会有意外，不如意的时候
但仍要相信，毫无保留付出的价值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
深沉的土地从不辜负草木
从不欺负一个勤劳庄稼人

春日，总有一场雨水

多么好
往后，都是崭新的日子
大地漫上新绿，河水响清流
枝头的花次第开放
滚滚春雷里，万物都迫不及待
睁开眼眸
按捺不住的，还有乡下的父亲
那个沉默的老人
早早就把农具擦得锃亮
精选的种子，数了又数
掂了又掂

他立在院中，目光一次次
投向天空，喃喃低语
我知道，他在等一场及时雨
他浑浊的眼，头顶蓬乱的白发
总让我不忍多看
一场更汹涌的雨，正在我身体里
奔涌

风物咏

故乡的雨

林红宾

每逢下雨，我总愿凭窗凝视外面的雨帘。雨点儿就像灵动的鼓点敲击着我的心弦，撩拨着我的悠悠乡愁。耳畔犹闻雨打禾叶的声音，那么悦耳，那么亲切。玻璃窗上那些蜿蜒的雨痕幻化成故乡潺潺争泻的溪流，那么清澈，那么诱人。

少年时代，故乡雨水较频，河水终年不断，田园五谷葱茏，河畔杨柳蓊郁，山绿风清，到处散发着草木清新的气息。

无垠的天空，辽阔的原野，是雨恢弘的大舞台，天地万物则是雨最虔诚的观众，是雨最广泛的受惠者。它们若长时间看不到雨，便会萎靡不振，气息奄奄。

雨按农时节令而登台，情景各异，皆有诗意。

过了“雨水”，雨就不动声色地亮相了。它像小家碧玉，动作拘谨，满面羞涩，步履轻盈，常于夜间降临大地，窸窣窸窣隐约可闻，就像慈母梳理儿女头发的细微声音。有时稍大一些，滴在窗棂上沙沙作响，淋湿了人们的梦，始知它已经到来。“润物细无声”古诗名句，将春雨刻画得淋漓尽致致无以复加。倘若在白天，可见那是牛毛细雨，如同雾霭。远山朦胧，阡陌朦胧，故乡裹在烟雨中，俨然一幅古色古香的水墨佳作。

“惊蛰”之后，天上就有了雷声。村老们讲，在什么地方响雷，就意味着在什么地方开“龙门”了。据说在西北天上开“龙门”，会兆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说“一龙治水，年情富庶，九龙治水，必有旱灾”，可谓“人多乱，龙多旱，媳妇多了婆婆做饭”。伴随着雷声，天空乌云密布，但有些高远，像黑沉沉的湖水。雨下得不急不躁，有条不紊，犹如大牌青衣，举止端庄，唱腔清丽，谁知刚吊起观众的胃口，便匆匆谢幕，空留无尽的遗憾。

再过月余，雨水渐多，乡亲们就开始播种了，故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之农谚。这时，天气转暖，蝎子就出来了。蝎子是名贵药材。我和伙伴们时常趁雨后上山捉，以便勤工俭学。有一次，我们在深山里捉蝎子，正翻动石块寻觅着，谁曾想天气发生了变化。天空阴霾，沉重的积雨云缓缓地移动，坡浓谷艳的大山变得沉闷而抑郁。继而雷声大作，谷震山响，令人心怯。我们未等跑下山，大雨就下起来了，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端午时节，雨水更频，有乌云

飞来，就会洒上一阵雨。有时西边下雨东边晴，大雨点子锃亮锃亮的，多好的太阳雨啊！这正是山鸡产卵的季节。山鸡总愿趁雨天在山坡上叫唤，那声音听起来湿漉漉的。我和伙伴们上山采药草，偶尔会从豌豆地里发现山鸡蛋。山鸡特乖，将窝儿挖得挺深，下几个蛋后培上一层土，有的能下三层，即便被人们发现了，只能损失上面的，下面那些可侥幸留下。

进入“三伏”，庄稼茂盛，需水量大，可谓三日不下一小旱，五日不下一大旱。有时老天爱搞恶作剧，好多天滴雨不见。百姓望云霓而断颈，禾苗盼甘霖而折腰。老天见旱象严重，顿生悲悯之情，开始布云行雨，那姗姗来迟的雷雨宛若一出武戏。其时乌云从山那边冒出来，迅速升腾膨胀，遮天蔽日。天幕低垂，如同偌大的黑锅倒扣着大地。闪电交加，犹如锣鼓铿锵，大雨滂沱，就像花脸亮嗓。大雨会不歇台地下一天一宿，直下得沟满壕平，所有的沟壑都激流湍急，如鳞出洞。所有的河流都有了灵性，有了野性——山洪像一群猛兽一路咆哮，飞扬跋扈。

平日里不露面的蛤蟆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在猪圈里“棍瓜棍瓜”地对唱。据传说，古时候有一对老夫妇过河，河水很急，将老翁的拐棍和老妪所带的南瓜冲走了，两个老人不幸溺水而亡。他俩阴魂不散，变成了一对蛤蟆，逢上大雨，就絮絮叨叨说棍和瓜。沟渠和水湾里传来青蛙“呱呱呱”的叫声。它们闲暇无事，正在排练丰收锣鼓呢。

“立秋”前后，大雨连绵，就像唱连本戏似的，老是不歇台，故有“东北风雨，三天三宿”之经典农谚。洪水会冲毁土地，常有瓜果和花生顺流而下，看河水的人抢着打捞，争相品尝。

到了晚秋，天气转凉。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时草黄山老，景象萧条。芸芸众生都在做过冬的准备。

再往后，雨就谢幕了。不过，雨并没有离去，而是转换成另一个角色——雪，在天地间这个大舞台上翩跹起舞，到处都是玉砌银铺，充满了童话色彩。在皑皑的积雪下面，所有的生灵都在养精蓄锐，待到来年，听到春风呼唤，又会勃发生机，盎然闹春！

啊，故乡的雨，你把沃野滋润得丰腴而有韵致。

啊，故乡的雨，你打湿了我的心田，诗的种子正萌芽破土……